

# 延安搜秘記

楊 蔚

應中外編者之邀，在中外雜誌公開發表這一篇「延安搜秘記」，所記之事雖然是明日黃花，但却是親身經歷，記實之作，於近代史料，或許不無裨益。

## 戴笠先生一道密令

民國廿六年春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收編陝北共軍。先於一月間發表派顧墨三（祝同）先生為西北行營主任，坐鎮西安。稍後即決定由中央黨政軍各部門遴派必要人員，會同陝西省地方黨政人員組成一視察團，赴陝北作一次實地考察，以為爾後處理該區軍政問題的參考。大約是二月末，軍事委員會指派涂思宗中將為視察團團長，令他率領中央遴派的視察人員先赴西安；到達西安後，則請示行營主任顧墨三先生決定行止。筆者是時服務於軍事委員會調統局，大約是三月初的某一天，忽接到局本部書記長梁幹喬先生的通知，約我於當晚到他公館吃晚餐。我全不知道有何用意，祇得準時前往！進入他的客廳後，發現除我之外祇有一位客人。梁先生當為介紹：「這位是我的廣東同鄉涂思宗先生，他是北伐時的名將，現在他奉派為陝北視察團團長，率領由黨政軍各部門遴派的視察人員，即赴西安，再赴

陝北；此行要到共黨盤踞區域作深入的考察，以期對共黨黨政軍各部門的狀況獲得真實的了解」介紹後又對我說：「戴先生（笠）（軍統局長）已指派你為中央視察人員之一，用涂團長隨從參謀名義，隨涂先生一行赴陝北考察，不可暴露與本局的關係。所獲資料，則交本局西安站送局；電報則由本局西安臺拍發。」我聽了梁先生一席話之後，內心至為興奮。因為共黨這個怪物，到底是怎樣一種東西？言人人殊，實在不够明瞭。」這次戴先生派我到陝北，純作公開實地的考察，一睹共黨廬山真面目，真是難得的機會。晚餐吃罷，我即請示涂團長，何時起程，乘何種交通工具？涂先生說：「已決定乘飛機，起程日期還未定，但必在三兩日之內，請等候通知。」我次日即到局本部，依例辦理出差手續，辦完後，果然接到涂先生的通知「囑於明晨到飛機場集合，一同乘專機，直飛西安。」

## 周恩來葉劍英來迎

次日晨我隨涂先生先到飛機場，與其他人員會合後，上機直飛西安。到達後下榻西京飯店。涂先生當晚即晉謁西北行營主任顧墨三先生，我因是顧先生的舊部，（顧任江蘇主席時我任保安

團長）也一同晉謁。顧先生指示：「陝北視察團以涂先生為長，由十五至十七人組成，其中黨政軍各種人才都有幾位，對邊區黨政軍各種機構，應作全面的視察。陝北當局，已派周恩來、葉劍英二位，代表朱毛前來迎接；待定期約周葉二位與視察團見面，商定前往路線及視察方式後，再定啓程日期。」我們在西安停了一星期，在停留期間，涂先生負責與行營連絡，由南京來的團員們，則分別訪問自己的朋友，以瞭解西安事變後的情況。我有一位好友王根僧先生，時在西安綏署任參謀處長。他是楊虎臣很器重的人（但並不十分信任）。我同他過去交情深厚，可以無話不談，他是西安事變過程中楊部參謀業務的主持人，除特別高度機密外，一切瞭如指掌。他對楊虎臣的粗暴，張學良的幼稚，和共產黨製造矛盾利用矛盾的經過，談起來如數家珍。其中有許多秘密，尤其楊虎臣部孫蔚如、趙壽山等重要將領及其部隊的內情，過去情報人員沒有查明的，這一次王先生對我是和盤托出了。如是我透過西安軍統電臺，搶先報告了軍統局。軍統局戴先生回電，倍致嘉勉！一星期屆滿，涂先生通知全體團員到行營開會，團員名單，有邵華、張廷鏞，（以上兩位現在臺任立委）蕭樹金、王友直等，其餘

已記不清了。會談開始：先由行營顧主任致開會詞。詞畢，介紹周恩來，葉劍英給我們認識，並請他們倆人說話。周恩來很謙虛的對我們說：「毛澤東和朱德同志，因要準備接待諸公視察事宜，不能遠離防地，特派本人前來代表歡迎云云」。葉劍英也很客氣的說：「我是專程前來做招待員的，將陪同諸公一路至延安，我們將有時間作長談，但招待如有不週之處，請多原諒云云。」講完話後，涂先生提出出發時間，經過路線等問題，葉劍英一一提出答案。初步視察計劃，很順利的決定了。次日即分乘四輛大汽車出發，沿三原、銅川、宜君、中部、洛川、鄜縣、甘泉之線，向延安進發。

### 神槍射鹿祭黃帝陵

第一天到三原，第二天到宜君，第三天預定經中部到鄜縣。中部是軒轅黃帝陵的所在地，我們一致決議於經過時致祭，黃陵離汽車路有幾百公尺的步行小徑，我們到此都下車步行，當我們步上小徑，忽發現離我們百餘公尺的山坡上有一隻野鹿。我馬上提議：射倒這隻鹿來做祭品，並隨手用駭亮槍打了一槍，不料沒有打中。涂團長是一個特等射手，眼明手快，接着又打一槍，正中該鹿的胸部，看牠蹦了幾下，倒地不動了。我們的獵物既獲，不約而同的歡呼，這是黃帝在天之靈啊……大家七手八腳把牠扛到黃帝陵前，連同所携祭品，一併擺在陵前石案上，由涂團長主祭向陵寢行最敬禮。黃陵的形勢，坐北向南，背後有高山如椅，前面有河川如帶，再向前

方則是千百個丘陵成行成列，宛似向黃陵俯伏。地方人說：這個「風水」就叫做萬國衣冠拜冕旒，其氣魄之雄偉，任何人都嘆為觀止。我一路很注意陝北的地形，目的是想找出共匪何以選擇此處作根據地的答案。原來自銅川以北，都是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黃土高山，山與山之間都有陰森幽谷，從這個山頭望那個山頭，好像近在咫尺，甚至說話可以聽見，可是汽車走起來，可能要走半天至一天！由西安到延安的圖上距離，不過三百公里，而實際距離，則加一倍還要多。共匪之所以盤踞這一區域，確有易守難攻之利。但這些山區，極少耕地，間有一點耕地，也只能生產些雜糧。那麼共匪的財糧問題，又怎能解決呢？原來這個地區的氣候和土壤，種糧食不行，而種鴉片則很好！如是共匪大量的種起鴉片來；用鴉片走私的辦法，來換取糧食和日用品。我們在經過的路旁，發現大塊耕地都是大煙苗。因問葉劍英是誰種的？葉支吾的說：都是老百姓種的，不過邊區政府（即陝北邊區政府）按畝徵稅而已。第四天的目的地就是延安，汽車經過的村鎮，都貼滿了「歡迎中央視察團」、「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」、「國共兩黨團結起來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……等標語。過甘泉時，僞分區政府，派了一羣僞地方官，代表僞主席林伯渠列隊相迎。汽車離延安不遠時，我們下車休息了一下，為的是抖抖灰塵。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小脚而曲線玲瓏的小姐，從我們車旁走過去，也對着延安方向。我們團員中的邵華先生是一位風流才子，對女人特別敏感而且作風大膽！他高聲的問：小

姐到那裏去？那位小姐的大膽作風，也出於邵兄意外，她大大方方的說：我到延安去呀。口音不是陝西人，而是道地的江西老表。這一聲的答話，引起了全體團員的注意！你言我語的說：這樣的三寸金蓮，如何能走二萬五千里路呢？我們請她來談談吧！此時邵兄勇敢的開口了：小姐，不要走了，搭我們的車子去吧！那位小姐笑容可掬的來了。我們略談了幾句「尊姓大名貴處」之後，知道她是一位紅軍的政工同志，的確是從江西隨軍走來的，她滿口「革命」、「抗日」、「男女平等」、「民族利益」、「統一戰線」……等術語，說得我們忍不住的笑，一直談到延安大橋，因為共黨要人就在橋那邊列隊歡迎我們，她不好意思夾在我們的行列裏，如是下車單獨走了。

### 林彪的土包子笑話

我們車子走過延安橋，涂團長領導我們下車步行，走向歡迎行列。林伯渠、賀龍、林彪、陳賡、周士梯……等共黨高級人員，都站在儀隊排頭向我們脫帽或舉手致敬。號兵隊吹奏三番軍號，武裝儀隊約一營，行軍禮後，高呼「歡迎中央視察團」、「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」的口號。最後高唱新編的「國共合作打日本」的軍歌。這個場面相當熱烈而隆重，據葉劍英說：這是自有共產黨以來，第一次偉大的歡迎場面，延安的街道很小，通過歡迎行列後，葉劍英領着我們步行到為我們而設的招待所。林伯渠等也參雜在我們的行列，頻道辛苦，當晚在招待所設宴為我們洗

廬，毛澤東以下共黨要人都作陪。林彪作我那一桌的主人，顯然是奉派以黃埔同學身份招待黃埔同學的；因為他與我同期（四期），所以和我坐一桌。開動後，首先由毛澤東致詞，隨即爲祝林（森）主席、蔣委員長的健康而乾杯。全體乾杯後，各桌賓主自由交談，互相敬酒，林彪特別爲祝校長健康和我乾一杯。我們發現酒的味道很好，但並不是鳳翔來的；我們就問這酒是那裏來的，林彪開玩笑的說：「是我們從貴州茅臺村帶來的」（其實是在延安仿茅臺做法釀的。）隨即大談其酒經：他說他底部隊經過貴州茅臺村時，人馬都困乏不堪，有些官兵的脚起了泡，到處找水洗脚。湊巧找到釀酒的「養成老燒房」內有一池清水，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坐下洗脚。幾百隻臭脚放下去，因爲酒精刺激，都痛得叫起來，這才發現不是水而是酒，可是這池酒，已成泥巴糊了。另外還有幾池乾淨酒，他們就享受起來，都喝得酩酊大醉，後來的部隊沒得喝的，連那池泥巴糊也喝光了，說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我們因爲在路上辛苦了幾天，這一頓飯，都吃得酒醉飯飽，然後散席休息。

### 進了毛澤東的窰洞

次日休息一天，涂先生以視察團長身份到爲中央蘇維埃去拜訪毛澤東。我以隨從參謀的身份隨行，到了毛的官邸，所謂官邸，原來是連接着窰洞的一幢草房，會客室就是寢室也是辦公室。辦公室是一個沒有抽屜的方板桌，坐的是沒有靠背的板櫈。一張木床只有行軍床那樣大，上面鋪

的是兩張毛毯，一個背包枕頭。毛澤東穿一身灰布士兵棉軍服，體格相當魁偉，比涂團長高出約十公分。面形上稍尖兩頰微聳，就面相來說，是「申」字形的賤相。他態度很沉靜，嗓音高而尖，說話還是湖南腔，咬字很清楚。他與涂團長是早年就認識的，頗有舊雨重逢之慨，他問涂團長的話比涂團長問他的話多。他一度很鄭重的質問涂團長：「國共既然合作抗日，國民黨何以又公然宣佈拒絕赤匪的決議案呢？」涂團長對這些問題的答案，是早有準備的，他說：「共產黨在與國民黨執政的中央政府爲敵的時候，依國法不得不稱之爲赤匪；今後共黨如成了合法政黨，紅軍成了正式國防軍，赤匪不就已經根絕了嗎？這是過去的事，何必介意？」涂團長這樣答覆，他笑了笑，也沒話說。此後則談些南京、上海民心士氣問題，毛的結論是：「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內在的矛盾完成團結抗日的任務；目前國民黨的措施，對共黨內部還存在着很多誤會，我將在理論上和實事上努力加以說服」。他們談話時，我以隨從參謀的身份，舉起日記本摘要紀錄，毛也毫不介意。這一席話談了兩個多鐘頭，我們纔告退返回招待所。第三天是他們正式舉行的一個「延安黨政軍各界歡迎中央視察團大會」。在賀龍部隊的大操場上，搭了一個大臺子，上面拉起布棚，集合的羣衆以軍隊爲主連同各界和學生約四五千人。大會開始，先由林伯渠以偽邊區主席身份致歡迎詞，次即由涂團長講話，第三就輪到毛澤東講話，他講的內容，是根據唯史觀分析時局發展，結論是：「只有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，才可

以救中國。」其音調尖酸刺耳，而措詞則冠冕堂皇，毛講過以後，就輪到我們團員，每一位都被拉上臺講幾句。這一個大會，一直開到下午五時，毛澤東始終陪着我們，並且在講臺上抽空看公文，我發現他，確可做到鬧中不亂，保持頭腦的冷靜。大會結束後，回招待所晚餐。餐畢，又參加一個晚會。晚會節目是歌舞和話劇，歌舞並不精彩；話劇的劇本是「放下鞭子」演得相當賣力，煽動性頗大。

### 老夫少妻朱德戀史

第四天開始正式視察。視察團先是集體行動。視察過偽邊區政府各機關後，計算每視察一單位，總需要一二小時。如照此進行，則一個月也未必視察得完。當晚涂團長指示改變方式，將團員分爲黨政軍三組，以組爲單位，分途視察。涂團長和我受組別的限制，擇重點視察。分途視察開始，我隨軍事組行動，第一目標是「抗日軍政大學」。嚮導是林彪（林爲該校校長），他帶我們從校本部到各隊巡視一週，然後到大操場集合師生千餘人，要我們講話。我們的組長是軍校三期同學蕭樹金，簡單講了幾句，就請林彪將隊伍解散休息。事前我們聽說朱德的小老婆康克清在抗大受訓，如是我們利用這一時間問林彪，可否找康克清見面，林彪說可以，馬上命傳令員把康克清找來了。康克清並不美，但健壯活潑，態度大方，年齡似不超過廿歲，此時朱德已五十餘歲了。我們曾問她與朱德同志戀愛的經過，她笑着說：「朱德同志是革命的，我們是因革命而

發生了愛情，不過我還年青，學識不夠，所以才到抗大學習學習。」抗大的學生，性別不限男女，年齡不限老幼，科系不限軍政，程度不限高低，可以說是亂七八糟，不成學制。但也有不可忽視的地方，即學生鬼混的情緒似乎還不壞。這可以從團體唱歌時看出來——他們的聲音高昂而整齊。這一所大學的校舍，是幾十個窯洞組成的，分佈的面積甚廣，我們巡視完畢，費了半天時間。軍事視察的第二目標是賀龍的部隊（駐延安），我們一早就跑到賀龍的司令部，到達時賀龍正要吃早飯，只是還未開動。桌子上擺的菜，是一盤辣椒末拌蘿蔔乾，和一盤黃豆，另外就是一桶稀飯。士兵的伙食也是一樣的，他們官兵的生活，那時到真是同甘共苦，現在的匪軍官兵生活，就都腐化不堪了。我們已經吃過早飯了，便堅請賀龍先吃飯，不要為我們餓着肚子。賀龍便一面吃飯，一面和我們談天。他說：「諸公不要以為我們這種生活是很苦的，這比長征時要好得多了；我們通過川隴交界的松潘草地時，曾經六七天沒有舉火，大家只嚼炒米或炒黃豆；而且夜夜都是露營，那真是苦極了。可是絕處仍可以逢生，有一天正要斷糧的時候，發現草地裏有一小湖，湖裏養着密密肥魚，那些魚從來沒有人捕過（土人不吃魚），所以根本不怕人，士兵們可以在湖邊用手一條一條的抓，簡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。那一天我們就以魚為糧，吃個大飽，還抓了很多帶着走；賀龍雖是土匪出身，不識幾個字，可是相貌堂堂，比其他人員長得方正，一口湖南官話，講得很有趣味，難怪他能掌握一部份亡命之

徒。賀龍所屬駐延安的部隊，不過幾團人。而且人數都不足，我們半天就看完了，中午就在他的司令部午餐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民國二十六年春，楊蔚先生曾獲得機會進入共黨的老巢——神秘的延安，他進過毛澤東的寒窯，接受共黨頭目列隊歡迎歡送，檢閱紅軍，跟林彪、徐向前、賀龍之流酒酣耳熱，大談其土包子的笑話。蒙他以生動的筆法，為中外讀者寫這一段奇妙的經歷，羣魔嘴臉，呼之欲出，是為本期中外一篇精采的特稿。

△劉退齡教授的一篇：「美國養鷄記」，寫一羣中國青年在美國創業的血淚故事，出之以嬉笑怒罵的輕鬆幽默筆調，讀來可以深知彼美之邦，留學生謀生之大小不易。

△「一夫一妻同志會，吾與瀏陽實創之」，新會梁任公（啓超）曾有二十四首情詩被康有為斥為「荒淫無道」。殊不知幕後還有一段梁任公「七年之癢」的秘密戀史，今經王培堯先生搜集史料，證據確鑿的首度公開，彌足珍貴。

△田維平先生宦游數十年，足跡遍天下，閱人多矣。但他為本刊撰文，却寫的是經他許為「一代佳人」的故都名伶劉喜奎，和香港影星樂蒂，字裏行間，大有文章，令人作會心的微笑。

△本期「袁世凱傳」，揭露了「一代梟雄」的真面目，章君毅先生為袁世凱和權勢絕倫的李鴻章暗中鬪法，使此老差點栽了大筋斗，中袁世凱之狡計而瞭然無知，反而心生感激，破格拔擢，使袁世凱青雲直上，終於成為李鴻章的繼承者，奸雄手段，讀來令人拍案叫絕。

△「蔚藍色的地中海」，以係作者劉方矩先生的親身經歷，不僅真實感人，而且富於史料價值。想當年鐵騎縱橫古埃及，風雲變色地中海，曾是最壯闊的歷史場面之一。劉方矩先生此文勾起了中老年讀者的回憶，也使青少年讀者，加深歷史的認識，非僅為一部動人的報導而已。

△本誌下期將刊出張谷先生「吳佩孚的平生隱痛」以及趙淑敏女士「我與一二三」兩篇佳作，特先奉告讀者諸君。